



## 名家

# 吴越国二君子

■ 王旭烽 陶初阳

《太平年》的热播，让千年前两浙的一众英豪走进当代视野，尤以两位大默如雷的“吴越君子”为代表——水丘昭券（？—947年）、慎温其（吴越国中晚期）。二君子在史书记载中都不过寥寥数行，而今却在历史大舞台上，以文人风范、国土襟怀，为家国证天道，用忠贞守风骨，成为中外亿万观众的“意难平”。

## 一

众所周知，五代十国的强梁标配口号是“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，宁有种耶”；对文人行状，北宋欧阳修发出了悲绝之叹：“呜呼，五代之乱极矣！……当此之时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，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。”大文豪、大史家、大政治家欧阳修一语定乾坤，故后人对他时的儒士印象风评很差。

然而，即使暗无天日，残月当空，东南一隅的吴越国却奇迹般地繁星满天。国祚维持了八十多年太平岁月，除君王的审时度势，更有一批文臣支撑了文化底色。

武肃王时期，罗隐曾与韩弼、吴崧、吴玘、吴瑛、林升、皮光业、何肃等人共居吴越边境，号称八友。以后五十五岁的大诗人罗隐投靠杭州刺史钱镠，半生不遇的他受到了钱镠的喜爱器重，去世时钱镠诗挽其人“黄河信有澄清日，后代应难继此才”。

与罗隐比肩而立的是福州人沈崧，他曾在唐末进士考试中名列前茅，进全国十五强，钱镠的诗徽表奏，多出自沈崧之手。文穆王钱元瓘崇儒好学，设立择能院，选拔文士录用，任命沈崧为领职。

君王的身旁还站立着唐末大诗人皮日休之子皮光业，他十岁能写文章，仪表俊美，善于谈论，被钱镠征辟为幕僚；又有著名书法家、政治家和学者林鼎，先后辅佐钱镠父子，其工书得欧阳询、虞世南



# 老爷庙之谜

■ 陈世旭

都昌位于鄱阳湖的东岸，处南昌、九江、景德镇“金三角”中心地带。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苏轼南迁惠州，途经都昌，留下了《过都昌》一诗：

“鄱阳湖上都昌县，灯火楼台一万家。水隔南山人不渡，东风吹老碧桃花。”灯火与湖光交相辉映，温暖而热闹。“水隔南山人不渡，东风吹老碧桃花”则流露出淡淡的惆怅与时光流逝的感慨。

然而，如果大诗人知道二百六十九年之后朱元璋在这里留下的故事，他的惆怅与感慨就不会那么轻松了。

民谣中的这片水域“浩渺鄱湖水接天，波翻浪涌竞争先。连江通海胸不广，滋养生灵岁复年”。丰水季节水天相连，波翻浪涌，是鄱阳湖连接赣江出口的狭长水域，有“拒五水一湖于咽喉”之说。南起永修县吴城镇和都昌县之间的松门山，北至都昌县对岸的皇子县城，全长二十四公里。

1363年，朱元璋与陈友谅为争夺江山在鄱阳湖发生激战。传说朱元璋有一次败退到都昌县多宝乡湖边，无路可退。湖上有条破船，没有船舵。生死关头，一只巨鼉游来，衔船为舵，朱元璋得以渡湖逃生。朱元璋夺得天下后，封巨鼉为“元将军”，在多宝乡龙头山上建“定江王庙”，百姓称之为“老爷庙”——“老爷”是民间对龙王的恭称。庙门内，巨鼉伏地，四趾伸展，背负丈余高、三尺宽、一尺厚的千斤大石碑，上面刻着朱元璋御笔书写的“加封显应元将军”七个金字，熠熠生辉。从此，船只行经这里，船工们都要上岸焚香烧纸，杀牲斋祭奠。神殿前有一只小石猪，嘴朝东，专喂被剃头砍颈的鸡鸭猪羊的鲜血，人们乞求“元将军”保佑，想在神王老爷的庇护下，上下行船顺风顺水。相关故事，清代作家蒲松龄写进了《聊斋志异》的《猪婆龙》篇。

然而，“元将军”似乎并不领情。老爷庙香火很盛，悲剧却照样发生。自古以来这里翻沉了无数船只，出现了一桩桩莫名其妙在兴妖作怪。民间传说说这是只千斤鼉精在捣鬼作怪。这一带水域于是成为当地渔民和过往船只闻风丧胆的恐怖水域，被人们称为神秘的“魔鬼三角区”：“百慕



笔法，学书二王，尤以书写草隶知名，其丞相身份与书法成就共同构成吴越国文化传承的具体实践。即便是军二代出生的公子曹仲达，亦习得允文允武，故钱元瓘时期，沈崧、林鼎、皮光业、曹仲达等先后立为丞相，开启了文治与武略并存的朝政格局。

水丘昭券和慎温其，正是在吴越国满天繁星般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滋养出来的“吴越二君子”。

## 二

水丘昭券是杭州临安人，家族与钱镠是姻亲。他“性沉厚，知书，能文章”，一生践行“堂皇正大”。后晋开运三年（946），南唐围攻福州，众将反对救援，他站出来劝说：“救邻恤灾，古今通义。”又补四字“唇亡齿寒”，坚定地支持了钱弘佐出兵吴越，终于大败南唐军。

同一年，钱弘佐想夜杀权臣程昭悦，派水丘带兵包围。他拦住：“有罪当显戮，不宜夜兴兵。”坚持明正典刑。电视剧中水丘公那段长达七分钟的戾训，苦口婆心，当头棒喝，将一位君王两位太子彻底锤醒，若无赤子之心，哪来的君子坦荡荡。

而此时的衢州人慎温其正身陷囹圄。小人构陷宗室，酷刑逼供慎温其，他始终不肯诬陷旧主，留下八个字：“温其可死，不可诬主。”《衢志志·人物传》评其“身处乱世，事主以忠，临刑不屈”，比拟为“汉之苏武、唐之颜果卿”。

年少的钱弘佐想处置小人，又顾虑朝局。关键时刻水丘昭券提出：大赦东南，释放慎温其，抚慰宗室。这次，钱弘佐终于采纳了他的正确意见，使慎温其重获清白。

一个救人，一个被救。两位君子的命运，就这样交汇。

## 三

水丘昭券之死，所以引起广泛的意难平，集中体现在他能不能不死的分歧上，为他唏嘘者虽众多，亦有人称其政治上不够当机立断，更无杀伐果绝之心。

## 钱塘江



水丘昭券的处事为人，却让今天的我们想起了明代的杭州人于谦。其实他们都不是不懂权谋的国之重臣。从水丘公立主救福州到坚持对逆犯明正典刑，再到力主释放慎温其，他一生都在践行同一准则：君子既立朝堂，必走正道，不作苟且之事，不搞阴谋诡计。故而，新君钱弘僖继位，权臣胡进思专权跋扈，年轻的吴越王想除掉他时，问水丘意见。他答：“进思党盛，未可猝去，不如姑容之。”他考虑的是整个吴越国的朝政能否安全，百姓会不会因为上层的振荡而引发骚乱，而中原和强邻又会不会因此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密谋泄露，胡进思先下手为强，杀了水丘昭券，他用自己的命，守住了那条底线。事后，连敌国的家人都替他惋惜。胡进思之妻哭着说：“他人犹可杀，昭券，君子也，奈何害之！”好人品能赢得尊重，却保不住性命——这正是乱世最残酷的地方。水丘昭券的死，像一根钉子，钉进了吴越国的朝堂。可以说钱弘僖登基后不杀胡进思，未曾鱼死网破，正是因为水丘公的那段长论，吴越国以后三十年的太平岁月，“纳土归宋”避免流血战争的伟大壮举，靠的正是这种“堂皇正大”的文化指引。

慎温其活出了另一番光明正大。他经受了反复的酷刑，同样守住了忠义。在剧中，他活着走出监狱，对小人横眉冷对却又拂袖而去，并不曾在朝堂争权夺利，论是非短长。他脚踩大地，可在太湖清淤，可在府衙知州，默默治理民生，只管做事要紧。君王询问，他回答：“臣入仕是为了做事。”

这颗“忠义”种子，在此后千年开枝散叶。“纳土归宋”时慎温其带着家族北上，儿子慎知礼，为照顾年迈母亲辞官十年。孙子慎从吉，娶吴越王钱俶的三公主，官至权知开封府。重孙慎慎也为进士。慎氏一门，自宋至清出过三十六位进士。

千年之后，宋神宗年间，以定居湖州的慎慎之侄慎修出使高丽，因战乱滞留，娶妻生子，成为韩国慎氏始祖。身在异国心系故土，出资委托家乡族



人修建了两座石拱桥。九百多年后的1997年，韩国慎氏后人凭借族谱中“踏溪”和古桥名记载，辗转十余年，终于在浙江湖州路村找到了那两座古桥。

电视剧《太平年》播出后，韩国网友截下慎温其的画面，配文：“谢谢你，让我们找回了祖先应有的模样。”

## 四

所谓“言念君子，温其如玉”，典出《诗经·秦风·小戎》。读其诗，一位温良恭俭让的正人君子，便玉树临风般伫立在眼前。随之立刻被一个问题困扰：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，我们还需要言念温其如玉的君子吗？我们还需要学习君子吗？我们还需要成为君子吗？即使成为君子又有什么意义吗？

前不久有机会去了水丘公的故乡，在那里听到了一个民间传说。很久以前，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临安山峦间那个名叫水丘坞的村口，突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，随着一声凄惨的嘶鸣，一匹白马冲破浓雾，出现在村民们眼前。白马大汗淋漓，马上驭着一位已经死去的将军。他鲜血淋漓，浇透白马。白马声声嘶鸣，告诉村民，我们的将军为家国正义而死，现在我把他带回故乡，请乡亲埋葬了他吧。随之白马亦应声倒地而逝，乡亲们把将军和白马葬在了一起。从此，水丘坞的父老乡亲就有了这样一个传统，每年清明上坟之时，要在坟前放两样东西：一叠稻米，给将军吃的；一束稻草，给白马吃的。直到今天，传统依旧。

我们耳听了这样一个传说，我们捧起了这样一束稻草，我们的眼前闪现出一匹背着鲜血流淌的将军遗体的奄奄一息的白马……实在是意难平啊！

所以除了怀念他们，更要学习他们，成为他们，使他们永恒地进入今天，让有时不免迷茫的我们可以信任的背影——一个君子的背影。噫！微斯人，吾谁与归！

## 心香



## 心香

# 花园里的行走

■ 浦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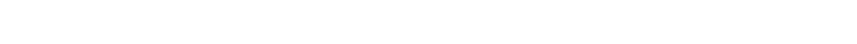
远远地，我就看见陈思和先生与他的学生陈丙杰等在那座长廊下。他远远地就举起欢迎的手，对，是右手。我三步并作两步走，动态中先生的身子依然挺拔，脸色盎然如春。最终，我的目光停留在他的左手，拄着一根拐杖。我明白了，如果没有这根拐杖，先生刚才欢迎的时候，左手和右手会同时举起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先生一直是用两只手帮扶别人的。2010年10月初，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龙窟》的研讨会，由浙江省作家协会在宁海温泉举办。当年还没有杭州湾跨海大桥，先生当天从上海长途坐车经杭州绕行500多公里，时间长达五个多小时，在临近中餐的时间赶到会场，见面的第一个动作，是他温暖的双手，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说：“浦子，恭喜你。”在下午的会议上，我看看他的双手一直环抱在胸前。他之后第一个发言，与大家一起合了影，已经是下午两点，他当即乘车回上海，说是有一批重要客人下午已经在上海了。

他当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，2006年前的一段时间又兼着《上海文学》的主编。那一天，正是中文系系庆的前一日，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上海，他居然为了我一个无名作者的研究会，一天之内来回1000公里。他兼任主编的时候，是《上海文学》少有的巅峰状态之一。他在这个阶段提出来的“民间写作”理念，震撼了整个文坛。他以为，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，在于向乡土挖掘，而民间写作中体现的刚性，能够克服当代文学肌体的柔弱，是振兴文学的最大力量。

于是，在他兼任主编的《上海文学》，出现一大批包括甘肃、浙江等地在内的民间写作者，其中也有我。我的《樵头会动的床》等一批中短篇带着泥土的生命感染力，登上了《上海文学》的大雅之堂。这部书之后被推荐入围了那一届的茅盾文学奖评选。

我知道先生之前因脑梗住院。他脸色平和地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耳轮位置说，医生说脑梗的位置在这下面，让他的思考部位不致受损。此刻，我不



# 不爱吃苹果的父亲

■ 卢江良

很多年前，我读过一个故事，讲一位母亲，起初因家境贫寒，鱼肉是稀缺点，每次好不容易买回鱼，她总把鱼肉让给孩子们，自己啃食剩下的鱼头，还谎称不爱吃鱼肉。渐渐地，日子宽裕了，鱼肉成了家常菜，孩子们发现她也吃鱼肉，才恍然大悟。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，我便想起父亲与苹果的往事。那个时候，不只是我们家，整个村子几乎都是如此——鱼肉是稀缺点，苹果、香蕉这类本地不产的水果更是难得一见，至于芒果、橙子、猕猴桃，我们连见都没见过。

就说苹果吧，在我读初中前，几乎没吃过一整只。记忆里，家里偶尔能弄到一只苹果，对，从来只有一只，未曾有过两只。每次，母亲准备切分苹果时，按家里五口人（父亲、母亲、大姐、二姐和我）本该切成五份，可父亲总会提前开口：“我不爱吃苹果。”于是，他的那份就被平分给了我们几个孩子。

当时，我年幼无知，竟然真的相信父亲不爱吃苹果。直到读到那个“母亲与鱼”的故事，我才猛然醒悟：父亲哪里是不爱吃苹果呀，他分明和故事里的那位母亲一样，因为心疼我们，才把这份稀罕的美味让了出来。我们老家种的梨、李子、甘蔗，他都爱吃，怎么会唯独不爱吃苹果呢？

然而，后来发生的事，让我对父亲与苹果的关系有了新的认知。我高中毕业后，老家的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鱼肉成了家常便饭，外地水果也随处可见，苹果更是成筐成筐地买，再也不用忍着分食。曾经盼着能饱食苹果的母，逐渐腻了。可奇怪的是，父亲似乎对苹果依旧兴致勃勃。

尤其是我们姐弟三人成家立业后，每逢春节，两个姐姐都会购买几箱苹果带回老家。可过完年，那些苹果往往还满满当当摆在那儿。我们催着父母赶紧吃，免得放坏了，父亲

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他说，现在出院了，别的已经恢复正常，只是这只左腿，刚开始没有半点知觉，移动身子时就如拖了一只沙袋，现在在康复师的帮助下，有了一点知觉。哈哈，他诙谐地笑着说，脑神经与腿神经，暂时短路失联了。

我就在这个时候走上前去搀扶住先生。陈丙杰及时给我们拍了两张照片。照片上先生气宇轩昂，神采依然，我倚立在一边，矮了半个头。我的手在搀扶先生，却是先生在提携我的样子。

先生在左，我在右。我的左手扶着他的右手，他的右手提携着我的左手。我们继续在小区的花园里向前踱步。

我的王庄系列长篇小说在先生的理念推动下，已经写完第十部，正在写作第十一部，并正式命名为“王庄百年”系列，计划十八部。在患病之前，他为我的系列之八《祥云》再次费尽了心智。这部小说20余万字，先生花了好几天时间，将其精华摘下，缩减成十万字，并认真写了近4000字的评论《<祥云>阅读笔记》，再推荐给一家大型杂志，杂志如期刊出。

我们走到小区门口的小酒馆。先生将酒馆的好菜悉数点上了，满桌的菜肴仿佛他的情谊。除了他的学生作陪外，还请了原《上海文学》编辑徐大隆。

用餐期间，我带给先生一个好消息，我的《祥云》单行本，即将正式出版。好，好，先生说着举了一下双手，像是捧起他理想的果实之一。

我送先生的礼物都是浙东家乡土产，其中有一小瓶炒花生米。花生是土产的，海苔是土产的，白芝麻也是土产的，这是我爱人出发上海之前特意在家炒制的。

先生最后用上海话说，这花生米，我雅气（非常）喜欢。

出了酒馆，离开之前，我最后瞥了一眼先生居住的小区。白色墙体、欧式罗马柱，虽然建造于1998年，但是整个小区外观依旧维护完整。

先生拄着拐杖一直向前走。笃笃，他拐杖叩击地面的声音清晰可闻。他身前身后皆是跳跃着的阳光。